

里

乘

里藥卷六目次

吳和甫侍郎軼事

年大將軍

甲與乙爲善友

王素芳

素芳說夢

吾鄉某太史

指腹爲婚

老圃某翁

產蛇

雷擊某總戎

崔太史

王氏子

雷擊邵伯民

大通余翁

雷擊三則

獵人某

行脚僧

富塗令

金錢李二

九山洞

少年客

劍俠

父子同日合登

毛甲

戴明府

里集卷六

桐城 許奉恩 米頻

吳和甫侍郎軼事

吾鄉吳公和甫諱存義本休甯人寄籍泰興由翰林起家官至吏部侍郎公正廉明愛才如命督學滇甫前後八年士民愛戴當回民逆命時滇省大小官署及縉紳巨室悉罹屠毒淫掠甚慘獨相戒不犯學使者署時鹽巡道署中貨財衣物攘劫一空並將插架書籍以刀截爲兩段案有公詩集四本一賊方將加刃一賊急止之

曰此吳學使詩也慎勿損壞所藏書數萬卷惟公集獨占碩果亦一奇也公按臨永昌試竣出城南數里回視城內火光燭天沿途回匪白布纏頭戈甲森列見公至皆跪拜道左公式輿訓之曰汝曹皆天朝好百姓幸各自愛衆唯唯噉應稽顙有聲蓋漢回誓不兩立必俟公出城乃敢互相格閉居民多詭稱爲公僉從幸免於難公按臨迤西時有舉人李某攀轅訴稱麗江縣屬鹽井有橫天都御史者謀叛聚衆數十萬尅日舉事公以事關重大密檄麗江太守暨巡綽官偵察虛實復自易

服潛訪乃知李前曾以首告謀逆疆吏要功誣傷二千
餘命李微倖得欽賜舉人茲仍欲襲故智其所臚列爲
首者皆本地富家巨族所稱聚衆卽井旁燒鹽竈丁所
謂橫天都御史則彼處供奉之神時降巫者之身鄉民
遂稱巫爲橫天都御史其餘所言茫無影響公拘實咨
明督撫惟將巫者懲責復咨部將李某斥革一時士民
額手感頌皆稱之曰吳青天焉後回匪誘麗江人從逆
皆拒之曰吾儕小人沐吳青天之德幸得保全首領若
犯上作亂其何面目以見公乎故滇省變亂相循者多

年而麗江從賊者卒鮮其督學浙江也按臨嘉興時海鹽某生以非罪繫獄受刑甚酷公廉知其誣點名至生問提調官某生何在提調官以繫獄對公此日秀才有罪應詳準學使禡革今未詳革而敢擅下於獄是何例也如某生不來老夫當停試奏辦提調大恐亟諭邑令出生於獄比生至髮蓬面垢形同重犯公太息撫慰之曰汝髮如此種種皆老夫教令不行所致也提調邑令相視忸怩不敢語及榜發某生以優等食餼焉又公試杭州有商籍童生陳某卷甚佳越日面試二題頃刻

走筆而成斐然可誦公益疑非童生所能辦密使人訪之果新昌秀才俞某頂冒捉刀後試新昌點名至俞乃訓之曰凡爲秀才者有學尤貴有品汝前次爲陳某捉刀吾憐汝才而姑貸之若遇他人則汝殆矣是所得者少而失者甚鉅智者不爲也汝其戒之俞感激涕零榜發以優等食餼自是改行不敢再蹈前轍矣公性儉約官至卿貳在京邸只蓄一僕典學時倍之到處嚴戒僕夫毋許悉索供億除廉俸外一切陋規絲毫不取浙省學租歲數千金悉捐於各郡創建育嬰堂所活嬰媿不

可勝數今滇浙兩省皆建公祠以尸祝之浙祠濱於西湖每屆鄉試各郡士子訂期酌貲聚祀者千餘人於戲非盛德感人之深惡能若是哉

里藥子曰公直南書房時 文廟見所着貂服甚敝問

之公叩首曰臣自授編修僅此一襲服之已二十餘年矣 上微笑頷之尋 賜貂服並拜典試之命及任滿

入覲 上問滇省變亂原委甚許既問汝按臨幾郡公

叩首對曰以道梗均未按試 上嘆曰苦煞汝矣翌日

命兼攝順天府承事謝 恩時 上笑曰順天府丞

每屆考期卷資例有千金聊償在滇之苦可矣其爲
文廟優眷如此公每述及先朝高厚之恩未嘗不泣
數行下也庚申秋外夷至京師乘輿北幸都城洶洶
大小臣工紛紛攜眷遷避各道徬徨突絕煙公時抱
病聞難痛哭謂所親陸眉生給諫曰子有老母其行也
乎哉甯慎持之勿妄動免悔噬臍也陸慷慨誓死勿去
公壯之事定後旣出復入者見公咸有愧色焉江陰何
廉昉觀察棧僑居維揚築壺園座客常滿予嘗於壺園
座上得識諸公子公次子禮園郎中寶清博覽羣書尤

肆力於詩古文詞三子農山茂才實讓何之聳也皆能
世公之學予幸與紀羣交稔知公生平大畧爰著於編
藉以風世詩有之曰雖無老成人尙有典型惟公有焉

年大將軍

幼聽野老談年大將軍美堯軼事或謂其祖籍本安徽
懷遠縣後隸漢軍父遐齡初爲駐防都統母極悍如都
統私婢有身母知之大怒以婢給僕生美堯術者相其
必責復收育之兒時性黠纒力復過人入塾不肯讀書
師偶威以夏楚反受其侮齒已舞勺尙不識一丁字都

統患之徧託人物色名師有能教化其子者不吝厚俸有叟突然不介來謁自稱願爲公子師都統出見叟年可七十許白髯布袍舉止不俗心異之因謂叟曰豚兒蠢劣異常先生惠然肯來敢問教化當用何法叟曰如公不棄老朽請擇鄉村僻地築花園一所池沼山石竹木花草畢具且備設經史圖籍及一切兵器日用各物園中惟居師弟二人不用僕從四圍高其墻垣不必設門僅留圭竇按時以進飲食比及三年老朽自有以報公也都統如言部署叟與羹堯居園中日自兀坐觀書

聽羹堯所爲絕不過問羹堯日濬沼填池移山運石種
竹木栽花草嬉戲自得亦與叟從不通一語自春徂秋
園中池沼山石竹木花草或自東遷西或至南徙北遷
徙旣徧羹堯頗自厭煩一日飯畢見叟觀書孜孜不勸
旁窺良久似有羨心卒然問曰先生竟日看書其中果
有味耶叟漫應曰書味極好非汝所知也汝第戲耳勿
來相勸曰然則我亦可學乎叟曰有何不可但恐汝不
肯用心耳曰我若用心汝肯教否乎叟笑曰汝如肯用
心我有何不肯教羹堯喜曰請從今日始願師有以教

我幸甚然究竟讀書有何好處敢請叟正色曰書之好處甚多上焉者爲聖賢其次立功名又其次取富貴不知汝欲自居何等也曰敢問何謂爲聖賢曰則古稱先躬行不倦明體達用可仕可隱道重一時教垂百世是謂爲聖賢曰何謂立功名曰貫通天人經緯文武伐罪戡亂拓地開疆帶礪山河勛銘鐘鼎是謂立功名曰何謂取富貴曰簡練揣摩務趨時尙弋獲科第雍容華臚婦孺子笑溫飽自甘是謂取富貴羹堯沈吟久之曰聖賢非所敢望尋常富貴又非所屑願師教我以立功名

者可乎叟曰汝果真心從學乎羹堯乃拔劍斫樹誓之
曰如不真心從學有如此樹叟知其志已決大喜於是
先取經史日與講論又教其攻習舉業暇則談論兵法
早晚或習射或舞刀劍干戈相與爲樂羹堯天資固優
凡事一學卽精三年學果有成其齒甫成童也會僕由
竇進饌叟笑謂曰煩寄語若主人公子學成可以開門
矣僕告都統開門賓主相見執手慰慶都統見羹堯恂
恂知禮不似從前跳盪知其學果有得大喜乃設筵款
叟酬以千金叟固辭曰俟公子功成名立再來索謝言

畢興辭再三留之不可羹堯雅不忍捨獨送一舍之地
師弟相對依依難別叟贈詩一首今謹識之灑淚揮手
飄然而去詩曰海水搖青雲四垂瞳隴曉日照旌旗願
君熟讀淮陰傳毋忘低頭胯下時

里棄子曰叟突然而來飄然而去神龍見首不見尾其
殆仙乎羹堯他日仗鉞專征威震萬里功名顯赫皆叟
之教也跡其生平爲人卒不能去一驕字伏法自取天
復何怨然則叟以教化自居抗顏三年意者教則有餘
化猶不足歟臨別贈言具有深意聽之藐藐良可嗟嘆

抑又聞之羹堯與吾鄉張文和相國齊年登第過從甚密文端相國嘗謂文和曰是兒音洪而厲目炯而怒縱使功名顯達亦難免禍汝其遠之噫先達觀人於微亦何神哉

甲與乙爲善友

甲與乙爲善友甲貧而乙富甲將遠出貿易託家室於乙乙毅然諾之甲旣去匝月妻以食用不給遣子往乙求助乙冷笑曰曩與而翁言特戲耳若眷口多人將仰給於我來日方長但供若坐享雖銅山亦易崩也請別

爲計子聞言缺望不得已又哀懇之乙拒益力子怏怏歸返命於母甲妻嘆曰今天下所謂金蘭之友者類如此矣米罄薪絕舉室愁對計無所之忽乙之老僕來甲妻數其主人負諾之非僕亦頗爲不平義形於色且曰人情反覆如此焉用友夫人第請息怒老奴聞夫人一家皆精女紅曷不以針黹生活較勝求人甲妻曰汝言固善奈無貲何僕曰果爾老奴自有良策老奴常爲主人會計各店頗蒙取信夫人應需何物老奴可暫往各店支取俟鬻物償貲亦無不可甲妻大喜稱謝遂央僕

貨得鍼線布帛等類日督妾女子婦諸人一意刺繡白
且達夜不肯少休每業一物僕即携去代鬻於乙乙賞
其精巧不吝厚價甲一家食用賴以不乏久之漸有贏
餘舉家甚德老僕而益不直乙乙自甲去後亦絕不過
問初甲出門同人合權子母三年客囊充勿既歸見家
室無恙衣食豐腴意是乙所明卹詢之妻妻唾且罵曰
君休矣君若徒恃金蘭之友則一家之骨不填溝壑也
幾希矣乃痛數乙所爲並頌僕德備述縷覩甲不勝詫
異將詣乙詰責乙見甲歸大喜執手叙濶情誼殷拳甲

忿不能遏作色曰別後以家室相累今幸不致餓芋微君之惠不至此乙笑曰君疑僕耶誠然老僕之代夫人經營者皆鄙人之所籌畫而指使之者也鄙意如夫人暨諸弱息皆在妙齡君既遠出舉家無主若使坐食偷安反恐逸蕩生事故藉鍼耨使之作苦閑束身心不有以難之則有所恃而業不專又高其值而利誘之則更有所貪而益忘勸僕之爲君謀者不可謂不忠矣豈真雲繡飾藏爲玩好者耶乃使左右舁一箱至見頻年所購各物堆積其中燦然如新顧謂甲曰僕留此實無所

用請仍攜歸俟女公子迨吉小助妝奩可也甲至此始知乙用心之深用情之摯把臂痛哭再拜謝過歸述於妻妾子女始各恍然無不感激涕零嗟乎如乙之於甲是真不愧爲友矣安得今天下所謂金蘭之友者盡如是耶

里乘子曰我聞乙平生輕財重義甲則不輕取予皆正人君子也至今兩姓子孫蕃衍昌盛世爲婚好休戚相関有逾骨肉焉此事惜傳者逸其姓名然管鮑羊左范張諸公之後又得甲乙二人使友道之中添茲一段佳

話快甚快甚

王素芳

清江名妓王素芳字曉秋嘗薄暮假寐忽之女郎披帷
入年可十八九衣裙釵飾皆吳下粧束來坐榻上素芳
起問邦族女遽捉其臂冷如鬼手馨拽往外走曰汝隨
我去素芳姑從之甫及戶見門外立一鬼頭與身各長
尺許戴皂冠峩峩然日睽陽內向素芳大駭踏地家人
聞聲畢集問訊素芳神情恍惚但見女在旁言要報冤
素芳謂素不相識何報冤之與有女曰汝不知耶汝前

世廣陵汪氏家素豐十八歲舉於鄉與妾中表妾幼失怙恃寄養汝家年及笄汝以詩相挑謂願效玉鏡臺故事妾憐才心切雅不欲拒從此情均伉儷酬唱甚多後汝從親命另婚他氏遂背前盟親迎之日妾忿乳藥而死如此負心我豈汝恕耶素芳謂前世事非所能知可求見諒正辯讓間忽一白髯老者衣冠珠紱而至謂是素芳前世之父便謂女曰汝二人事曲故在彼但汝亦不能無過當日老夫若知其繇必不另爲議婚稽渠前世冊籍祿壽俱豐坐是罰削殆盡以老夫平日爲人不

應絕嗣姑留爲延一線至二十三歲卽已短折今世謹
變女身且墮落爲倡陰曹法律至公汝亦可以無憾况
渠所私處子尙有五人不獨負汝不過汝死非命爲可
憐耳然報應已彰既往不咎汝亦不必過騶可隨我去
女不肯初老者來時從一蒼頭便命留事女郎勸其速
去老者旣去蒼頭便從旁苦口勸解素芳亦再三哀免
女堅執前說素芳無可如何忽思得一調停之法乃謂
女曰汝言我前世相負我至今世悔之已晚但我已賤
而爲倡並無所歸薄命極矣此後誓不從良情願奉汝

爲壻設主祀之以贖前愆何如女沈思良久乃諾素芳
遂設女郎木主夫事之後果不復爲祟此咸豐己未年
事毘陵徐鏡三明府游清江見素芳自作筆記中載前
世與女郎唱和詩詞甚多其時素芳年裁三十許耳
里蔡子曰老者所言亦殊娓娓動聽乃鬼堅執前說竟
不遵命及素芳許以夫事設主祀之誓不從良鬼沈思
良久乃諾豈猶念前世恩愛而不忍割耶吁嗟鬼亦可
謂多情矣然素芳所自調停殊覺曲而奇奇而當

素芳說夢

鏡三又言素芳筆記載一夢甚奇咸豐庚申暮春倚枕
假寐見前蒼頭來言今日公子初度家人設筵爲壽請
歸受賀身不覺隨蒼頭出乘筍將至一處高門巨第蒼
頭導之升堂內設三席中席則前所見老者與一媪並
肩上坐西席處女六人女郎預焉已便欲闌入西席蒼
頭曳其裾使獨坐東席水陵雜陳備極豐腆自顧已身
居然男子而衣冠也者俄見一壯歲秀才稽首筵下旣
退又一老嫗入年可古稀襖衽伏地且哭且訴音甚顛
預不辨何語心頗厭其絮聒起身出席欲麾之去嫗以

臂相格忽然蹉跌頭觸屏風上砰訇有聲頓醒後悟初
度爲前世冥壽中席乃前世父母西席爲前世所私六
處子壯歲秀才及老嫗乃前世妻子也素芳醒後髮內
甚痛摸之一瘤墳起卽夢中屏風所觸者使鏡三驗之
尙未盡消

吾鄉某太史

京師都總管廟其神爲狐族之長吾鄉某太史登第時
年甫踰冠少年選事戲爲文一通就廟焚之謂聞爾族
靈與人同野乘所載仙緣不少心竊羨之餒生獨居京

邸曠然寡儔如不以塵俗見棄願賜繫援傳之後世亦
爲美譚云云越日薄暮一叟款閤來謁自言胡姓昨蒙
垂賜佳文不以異類見斥曷勝榮寵今特送兒女子來
望君始終溫煦之幸甚卽以手招之曰來來兒曹可善
事貴人吾去矣太史聞言倉卒不能致詞但見粲者林
立九女二男女固妖嬈男亦婉變目炫神搖不能自主
由此閉門謝客鎮日與羣美周旋頗幸奇遇匝月後精
神怠疴罷於奔命而羣美輪替值宿苦無虛日默自危
慮欲掬心告哀又恐反遭侮虐再四籌畫乃背書一疏

獨詣前門闕帝廟祈禱大畧控都總管縱妖作祟求神
驅佑是夜就寢見金甲神拘至一處宮殿崇閣上坐一
人氣象尊嚴左右唱名令跪墀下旋又唱胡某名便聞
銀鐺聲響一人跣於右側睨之卽是胡叟上坐叱問老
狐何故縱妖作祟叟與太史互相爭愬上坐怒責太史
不知自重殊玷清班姑念平日尙無大過暫從寬典急
宜治任歸里毋得逗留輦下言訖叱之令去霍然驚寤
見殘燈猶明羣美不知何時俱已遁去竊自慶慰而回
憶所夢又復駭汗如雨嚮晨卽見叟拄杖蹙蹙來前就

手指而數之曰無理無情莫汝爲 以初以姻好是求
子故以兒女相託縱使反悔亦應熟商何得率爾妄瀆
上神幸蒙聖帝仁明僅予薄譴臀股笞責三百肉盡見
骨痛徹於心合家老幼罰戍西羌三年俟赦歸再與計
較也言畢恨恨而去太史駭懼從此告歸故鄉不敢復
作春明之夢矣

里蔡子曰書生少登科第不知自重方其爲文求締仙
緣果見粲者林立未嘗不自幸從心所欲得此奇遇及
罷於奔命又不敢掬心告哀乃背疏祈瀆神聖尤屬糊

塗膽大真非人意料所及觀神聖所判雖老吏斷獄亦不能如此精當姑念平日尙無大過暫從寬典此正是嘿袒書生處得免冥責誠爲幸事而老叟戟手數責之詞情理兼盡太史縱百口亦難置喙乘一時之高興誤畢世之功名歸老山林春明夢斷所謂妖由人興孽山自作前車可鑒可不慎歟願以告天下之少年選事者

指腹爲婚

池陽有姊妹幼相親愛者既嫁各有娠指腹約曰均是男也女也則已脫一雌一雄當締姻好僉曰諾且誓之

既產姊雄而妹雌大喜各申舊約南山不移矣亡何姊夫爲仇家牽訟產業蕩然抑鬱而卒姊無以自存嘗攜子往依妹時妹已有子入塾卽留姊子伴讀先是約婚時固無媒妁不數年兩小俱已成人妹夫某乙憎姊貧謀於妹諱其前說以女字同邑富家兒嫁有日矣而女實不知有舊約也妹使姊爲女作嫁衣姊知妹負約而不敢言對女時潸潸淚下女察知有異叩之曰姨與母兄弟也兒視姨猶母姨亦合視兒猶女兒聞男婚女嫁人之大倫兒嫁有日此一生大事姨當爲兒喜何哀之

甚也敢請其說姊第搖首而不肯言女固叩之乃拭淚
喟然曰兒不知耶兒固吾子婦也今已矣夫復何言女
聞之大驚窮詰得其巔末沈吟久之曰噫我知之矣姨
詰朝須託故暫回家摒擋倘父母使人招之固辭以疾
俟兒自來姨家再作計較姊如女言詰朝與妹別堅訂
三日必返妹以女嫁期迫須姊代爲理粧三日不至疊
使人招之俱辭以疾固招不至妹心益急女乘間曰阿
姨素憐愛兒非兒自往招之不可妹笑曰老賤人自擡
聲價須小妮子自往捉來然期迫矣兒須速偕阿姨歸

勿貪戲也女曰諾亟懷金而往訪知近村有貧婦新分
媿女以錢十千付媿悄往說貧婦願假嬰兒代哺一月
姊抱嬰兒歸竟無知者女計父必自來督趣令媿閉門
以待妹以女連日不歸果使乙自往趣之乙至叩門逾
時始開亟問姊曰吾女何在姊笑以手反指曰坐牀者
非耶乙至房中見女蓬首擁被坐牀上解衣哺兒乳見
父故作羞縮狀而璧默默不作一語乙瞪視失色頓足
歎曰奈何奈何急趨而歸具以告妻相對愁嘆而已一
時里黨傳爲笑柄富家聞而恥之亟倩媒退婚索還聘

物某乙夫妻以女貽門戶羞暫令住姊家俟彌月徐爲之計比及匝月貧婦自往索兒女詫曰汝以十千錢鬻我何又索還耶貧婦怒曰汝原約假我子代哺一月焉得不還我豈鬻子者耶彼此反唇相稽女固靳不肯還貧婦益怒亟鳴鼓愬之官官拘女至女乃泣陳所以官肅然稱歎曰以智全節奇女子也可謂詭而不離於正拘乙與姊子至見姊子溫文爾雅詢知尙在塾讀書大喜叱乙曰汝以一女而字二夫臯不容道姑念汝女賢貸汝過又指姊子謂乙曰此誠快婿亟歸好助奩資爲

二人合昏以贖汝過何如乙叩頭唯唯答稱願從尊命
又令以嬰兒還貧婦遠近頌神明焉

里蔡子曰此事吾鄉嘖嘖稱道聞其夫婦至今尙在其
夫已貢成均爲一鄉祭酒生數子亦有聲膠庠而富家
自遭兵燹竟蕩然無存矣卽此亦可見天報賢女而貨
財之不可恃也凡憎貧者尙其鑒之

老圃某翁

老圃某翁好道斷酒茹素鰥居六十餘年一鄉稱善人
焉嘗暑夜就寢忽聞窸窣聲見無數小人從門踰入聯

臂登榻撼翁罵曰嗜殺賊休安枕高卧吾儕隱忍數十年今決不汝恕矣言畢徑上翁身目首至足踏藉不留餘隙或擢髮或捋鬚或撮脣捉鼻箝耳擱目甚至有撓其股者有呵其肢者有嘬其膚者有吮其乳而噬其臍者翁痛癢備至欲言而口不能開欲動而手足如有所縛微睨其人大者長尺許次者或七八寸五六寸不等有老有少有男有女有面目娟好美如冠玉者有環眼虬髯猙獰兇惡者憧憧往來如傀儡然雞鳴始下榻由門罅去如是匝月不堪其擾自問平生尙無大過不知

是何冤孽聞某寺有老僧道行甚高往求懺解僧命翁
傍坐自趺坐禪榻手訣誦咒少頃小人果絡繹至膜拜
齊伏座下老僧喝曰何物么魔敢崇善士無說則死小
人訴曰尊師聽者吾儕乃與父亭長之儔伏處田間自
甘蔬水與物無忤與人無爭不圖某翁包藏禍心視吾
儕恨若仇寇數十年來屠戮何止十族倘再束手聽其
魚肉日復一日我子孫必無噍類爲此召號同儕決意
撲殺此獠庶可消宿怨而杜後患所謂孤注一擲誓不
兩立誠出於不得已也尊師座前不作詎語請問某翁

更有何說蓋翁素性勤儉平生所種瓜豆各菜每日灌
溉外必逐柯一一諦視遇蟲輒殲除之恐其有損根蒂
花葉也翁聞言恍然大悟遂向老僧白其故且告之悔
老僧嗟歎久之爲強辨曰汝曹所言是矣然老衲聞近
村某甲某乙等俱與翁同業其畦隴較多於翁性亦蠢
惡平日遇汝曹摧殘自必尤甚汝曹何悉不與校獨與
翁作難得勿欺善而畏惡乎對曰非也如甲乙等生平
作惡較多他日森羅殿上自有人與之對簿吾儕何必
作難若某翁者戒葷慕道一鄉稱爲善人以善人而戕

害物命罪宜加凡人一等春秋所以責備賢者也吾儕
修怨於翁正是此意老僧點首歎曰善哉善哉因勸翁
從此改業待老衲爲汝解脫何如翁合掌答曰幸甚老
僧乃宣諭曰老僧聞冤宜解不宜結某翁合已懺悔痛
捐舊業但汝曹旣已怛化何能再生老衲願啐經誦咒
超度汝曹聽其溼化道中流轉輪迴或化蜻蜓翔戲山
林或變魚蝦泳游水國各尋樂趣永遂生機盡釋怨尤
莫事纏擾汝曹有知疾如律令者小人聞之皆大歡喜
伏地膜拜同宣佛號而滅某翁此後不復從事鋤篠惟

織席編屨以終餘年此庸通和尙言者

里藥子曰或疑蠶爾微蟲焉知報怨大約禪師饒舌故假此恢詭之談以警世耳予謂不然楊雀宋蟻載之典籍非蟲鳥之報德者乎報德既有可徵報怨有何足怪況出自善人罪宜加等責備賢者更爲近理子何疑焉

產蛇

合肥李季荃督軍鶴章言其鄉農人某家頗小阜妻某氏最惡生女每產男則字之女則溺之年將三十業戕女六七矣旣又有身將分娩腹痛甚比產一卵內蠕蠕

動剖之蛇也鱗甲金光爛然舉首目炯炯望母哆口蝮
舌意似索乳農人欲殺之妻搖首止之曰此宿孽也安
知非妾平日溺女之報倘再戕其命結冤益深其何以
解不如縱之聽其自然爲善農人然其言迺置諸筐而
放之深山叢莽中迨夜漏二下聞戶下隱隱有聲見蛇
蜿蜒人徑上榻投母懷中以口哺乳啜吮儼然嬰兒某
氏痛徹心髓而竟無如之何蛇飽則蝻蟻蟠卧枕際飢
則就乳如初日輒三哺某氏甚苦之向蛇哀告曰我與
汝類分人畜義屬母子汝齒日長我乳實不足以果汝

腹况汝日大則毒未免尤甚我不堪痛楚命合休矣縱
係宿孽而以子殺母其曲在汝汝心安乎今與汝約以
飯代乳何如蛇領之自是日飼以飯蛇漸長大不三年
已粗如碗十石糞藉以草蟠卧其中日三餐必需斗米
農人家由此漸落蛇今尙在人多見之究竟不知何若
也

里藥子曰古語有云虎狼雖狠不食兒彼溺女者自殺
所生是誠虎狼之不若矣或謂凡遇溺女之家當以無
故自殺兒女律科其罪此論最確吾願爲民父母者所

在留心教化力挽澆風其功德豈在施藥捨棺掩骼下
哉憶在蜀時聞熊一峰游擊云村有媪溺女甚多年五
十餘摘蔬圃中忽有二蛇緣骨而上竄入前後兩竅媪
駭暈倒地尋斃此亦孽報可以爲世之溺女者勸

鄉民某甲妻極悍毒連舉二子意甚得繼生一女恚
令溺之甲殊不忍妻罵曰業有二子惡用是賠錢貨
爲哉如汝不忍我將手刃之甲恐給爲誕置諸野乃
悄寄人哺育後配農家子家頗小阜及二子長成游
惰蕩產舉室難以自存甲謂幸有賠錢貨在試往求



援可乎妻驚詰得巔末悔而且愧不得已求援於女相依以終然則觀某甲已事女雖賠錢貨不且賢於不肖之子哉爲父母者尙其鑒諸

禮園吳寶清識

雷擊某總戎

丙寅春某縣令如金陵謁制軍舟次江東橋隣泊一巨艦上載總兵某麾下健兒繁有徒亦謁制軍來者氣象森嚴望之可畏夜雷雨大作河水簸蕩某令同舟人衆不能立足正惶懼間忽霹靂一聲巨艦凌空而去而令舟與巨艦首尾相繫竟安然無恙平明三十里內村人

來報各處零骸斷骼盈尺盈寸皆爲雷火爍炙其黑如炭船板碎若敗葉散落滿地僉謂非造大惡孽不能干天之怒如此後聞人言方雷擊時惟一庖人擲置洲上幸免於禍且爲人言有某公子者挾巨貲挈家如都門求官薄暮舟行患盜見孤洲有總兵巨艦大燾颺風急趣檣其旁冀叨翼庇總兵耽視其貲夜半刃公子並縱兵淫辱婦女悉殺而投諸江中搜括財物半犒麾下半人已橐卒火其舟舟人無一得免者不匝月卽遭此報蓋麾下惟庖人不肯染指故得幸免於禍云

里藥子曰總兵爲衛民大員行過盜蹏其麾下惟一庖
人不肯染指得免於禍然亦賴有此碩果藉以宣播其
惡耳吁明明在上殘暴之徒而欲徼倖漏網豈可得哉

崔太史

蜀中崔太史晴郊未達時娶父執某翁女爲妻遂好甚
敦翁老且鯨疾革時以小女尙在垂髫無人撫育遺命
二子將妹寄養姊家並託崔夫婦善視之待成人配一
士人老夫九原感且不朽矣崔夫婦泣涕受命翁死後
不數年崔成進士入詞館意氣甚得時妻妹年已及笄

慧中秀外士族爭來委禽崔涎其色謀於妻求效英皇
妻不敢拂良人意試商之妹妹念骨肉情不忍分雉遂
首肯定情後崔妻頗懷妒嫉時加白眼嘗謂親雖妹妹
分則嫡庶婢子不得無禮妹齒穉覩覩不敢聲辨偶以
小事忤崔意崔遽批其頰而醜詆之妹以不得於姊尙
可忍也不得於夫則此生將無望矣展轉飲泣中夜雉
經而死人皆嘆其薄命而謂崔薄情崔亦懊恨無及一
日崔方假寐見妻之妹珊珊然來攬其裾而訶曰薄情
卽安得高枕無事妾向念骨肉情苦爲汝夫婦所賺致

懼慘死今得請於帝矣豈甘心視汝夫婦靜好耶言訖
拉崔僵仆於地凡榻上衾枕之屬拋擲狼籍見者毛髮
森豎衆掖崔起色若死灰不數日尋卒未幾妻患惡創
徧體潰穢肉脫見骨而死人皆稱快以爲薄倖悍妒之
報

里蔡子曰初太史謀之妻求汝英皇妻以不敢拂良人
意故試商之妹原非出自本心向使妹或不肯亦可報
良人之命而告無罪矣不謂妹稚齒無知情重骨肉遂
爲其夫妻所賺妻之妒加白眼猶可說也太史竟批頰

醜詆是何心耶然則妹之冤忿非飲泣雉經請命於帝直不能白矣吁豈不痛哉

王氏子

灤州榛子鎮有王叟者以鬻果爲業子名馬頭年十九稟極不孝所爲多不法事父母偶爾勸戒不惟不聽甚則反遭毆罵故事果藏地窖每夜分別生熟之等差最熟者先售最生者從緩爲可暫蓄不致壞爛也同治甲子二月十七日夜漏二下叟與子入窖選果甫出陡見火起黑煙充塞窖中急同下撲滅皆爲煙熏昏仆於地

隣舍趨救將父子先後昇出須臾父甦而子竟殯矣是蓋天之罰不孝也葛少我司馬所目睹因函寄予筆之以爲不孝於親者勸

雷擊邵伯民

邵伯民有伯仲析炊而同居者伯素樸愿病瘵瀕死召仲執手泣謂曰我病殆將不起手足從此分矣先人遺產不憂餓殍奈無子息何願汝嫂賢弟所知也幸有娠男也佐嫂善撫之成人必教之讀書女也亦善視之爲擇一快婿不使失所汝後日子多當分嗣我佐汝嫂守

柏舟節吾目瞑矣弟如重骨肉情須念我治命識之勿
忘仲慰之曰兄第安心調攝當不至若是萬一不幸敢
不如命伯點首者再不日尋卒仲爲治喪殊草草嫂雖
不嫌猶以奢不如從儉曲諒其無他也無何嫂分婉視
呱呱者儼然男也心大快慰仲亦欣然慶兄有後兒狀
甚英偉但苦善啼乳之不哺百方阿撫之不止延醫諦
視指紋僉謂無病而哭則未嘗一刻輟也嫂甚憂之甫
三日竟以不乳殤嫂抱屍慟泣幾不欲生戚黨再三勸
慰乃啜泣召仲謂曰亡人寄託之言歷歷在耳嫂所以

忍死須臾者戀戀此一塊肉耳今已矣復何望哉汝如
重骨肉情必厚其衣衾棺槨待此藐諸孤以成人之禮
俟殯殮畢吾亦將從汝兄地下所有貲產壹以付汝汝
如重違我意我夫婦九泉亦必嘿佑也汝意云何仲不
得已允之爰市美材殮兒權厝兄墓之側嫂復延僧唵
誦經咒所費不貲仲心怏怏而不敢言七日事畢嫂遂
絕食粒米勺水不入於日終日嚎陶慟哭血淚俱枯隣
里聞之無不寒心時方冬月朔風怒號黑雲四合氣象
愁慘忽霹靂一聲天頓晴霽人言伯與兒棺均爲雷擊

開有二人踞墓側不知何故嫂聞亟揮淚力疾趨視見伯與兒俱生而踞者則仲與隣村某嫗也急令人舁伯自抱兒從與俱歸進食進乳居然各慶再生矣先是仲以伯既死慮生兒不能并其產以某嫗素爲人接生重賄之曰女也則已男也則爲計戕之願以五十金爲壽嫗初不肯請倍之嫗利其賄乃諾之爲嫂接生時悄以花鍼納兒臍中而他人不知也至是仲與嫗破擊各手持元寶一枚臍針則拔插嫗額其半入骨血縷縷猶未絕也噫誰謂彼蒼者憤憤哉衆議以伯與兒棺殮仲嫗

卽同葬其穴後伯夫婦壽至八十生四子憐仲無子以
一嗣焉兒後舉孝廉

里蔡子曰或謂雷擊仲嫗誠快可惜太晚倘擊於二人
賄商時不較直捷乎予曰否否伯之再生實嫂之烈感
之也倘擊於賄商時不過兒幸免無害而嫂烈不彰伯
何繇再生也耶夫嫂賢雖伯所素知而天必試其果否
迨兒死卽決意絕食從伯地下嚎陶乾哭人不忍聞豈
天聽在上而忍聞之乎至是特於冬藏時爲嫂破格奮
其一擊之威不惟當時人心稱快卽千載聞之亦無不

同聲稱快不然兒生可矣謂伯與俱生非嫂之烈有以感之吾不信也彼蒼賞罰歷歷不爽如是可不畏哉

大通奈翁

銅陵大通鎮前濱大江商估雲集鎮余姓巨族也有余翁設旗亭於江澗過客就而啜茗日繁有徒一日客散後翁於座上拾一布囊內貯白金三百兩知客所遺姑藏待之少頃一客遑遽而來東西尋覓翁問客胡爲者得勿有所失乎客曰然頃遺一布囊內有白金若干翁見之否翁以其言旣符笑曰君言不謬幸是老夫拾得

理合奉還遂攜橐出並請驗封識件數而後歸之客曰翁真長者願分半相酬翁堅辭不受客感激拜謝稱歎而去將渡江適遇大風見中流一舟簸蕩欲側勢甚危急客惻然心動以失金幸返不如捨此儻來物作一善事迺手持白金大聲呼曰有能拯來舟之急者當重犒之岸檣漁舟甚多貪利爭破浪往將來舟衆人扶登漁舟來舟載輕得以無恙既達岸客出金分犒舟人同聲稱謝內一少年孳客袂曰小人危急脫不遇君子斷無生理請至舍間當使合家拜德稍伸謝忱客再三辭之

不得及至其家少年亟呼父出見客其父非他卽余翁也翁年六旬僅此一子向非還金則已葬魚腹矣還金而掇子厄天道亦巧矣哉

里槩子曰好善之心人所同有施者初原不望報而受者究斷不可不報古今負恩之人豈有能常冒者哉顧人之報施本於情天之報施準於理人情不漓天理自然不爽太上曰善惡之報如影隨形言其速也彼余翁還金掇子其禍福轉移只爭瞬息天之報之可謂巧且速矣觀此而好善之心有不油然而生者乎

雷擊三則

九華山庸通和尚言池陽有塾師設帳古寺授徒凡十有三人忽雷雨暴作霹靂一聲將其徒俱擊死環踞寺外遠近來觀見冠者半童子半面各置錢三千八百四十六文麻繩貫之莫喻其故旁一人言此得勿某生賣婦錢耶若此雷擊宜矣衆問何故曰距寺密邇有某生貧病交集家惟一妻伉儷甚敦以無所爲計不得已將妻鬻去夫婦相持痛哭而別生得錢五十千文鋪墊草薦下鑰門出及歸索錢不得既恨失貲又慟失婦遂雉

經死婦聞之失聲大慟哭曰是奴負吾夫也夫是奴負
吾夫也夫乃援剪刀刺喉以殉然則此錢得勿卽某生
者耶象統爲計算之恰符其數蓋其徒闕某生出竊攫
而瓜分之也衆議以錢殯殮某生且商之後夫迎婦棺
歸與生合葬墓在池郡東南三十里山上恒生連理樹
人以爲夫婦義烈所感因稱爲義烈墓

又

吾皖定遠縣北鑪橋鉅鎮也有客冬月賃車過橋上聞
下有嗚嗚聲異而覘之則席裹男嬰存焉客惻然謂車

子曰我在客中無可位置汝土人倘知有乳母能收養此兒願出白金五十兩爲哺兒之資車子喜曰小人妻新生女正苦無子將此兒與女共哺他日長成卽爲螟蛉不亦可乎客大稱善迺取羊裘裹兒竝出元寶一枚付車子令抱兒送交其妻車子至河上擲兒水中以銀與妻付妻徒手含笑而返客問如何曰比小人歸妻正哺女得兒大喜且頌大德不置也越明年三月雷擊車子死背書貪財傷命四字人問其妻始知前事

又

某年春夏之交定遠苦旱早禾無收六月中旬甫得甘霖農人心稍慰僉謀種菘可以救荒但苦無種某甲藏陳菘甚多慮顛癘色黧不能出售以甑蒸之頓覺碩大光潤大喜遂榜其門日出賣菘種於是爭往購求菘價翔貴獲利千萬後所種菘竟無一出者衆無所歸怨嘆爲天意使然然由此飢餓以死者指不勝屈矣無何雷擊某甲死釜底書蒸菘誤人粉身莫贖八字人始知甲險惡而不能逃天誅也此上一二則皆定遠陳逸仙茂才維翰言之

里蔡子曰天誅所以補國法之所不及而較國法更爲
快意何也國法本乎律例天誅本乎情理律例但守乎
經情理可行乎權彼車子溺嬰某甲蒸菽及十三人以
五十千錢而傷二命倘執律例或未必盡置之死而揆
諸情理似此惡作劇豈尙可一人而貸之以生乎嗟乎
明明在上几蚩蚩之氓可不時存警畏哉

獵人某

池陽獵人某素性暴逆母年五十許奴畜之常以烹鹿
蹄失飪撻幾死妻賢每以規勸竝遭箠楚一日網得生

免命母飼養繩弛逸去母懼伏匿積薪中某求免不得
拔劍向妻問母所在妻不以告某怒曰老畜得毋匿積
薪中待搜得當殺卻母聞而大懼亟出狂奔某見往追
妻哭力攬其襟某奮不得脫益怒殺妻並斷其手復追
母母過關聖廟大聲哭且呼曰關爺救命關爺救命某
剛至廟門聖帝座前泥塑周將軍驀馳出以木刀擊斬
某倒地遠近聞而來觀見神像一足立戶外瞪目望
屍鬚眉奕奕若有餘怒刀上血猶淋漓滴瀝也衆迺昇
去某屍拭淨血蹟醮貲延道士禮懺三日率其母刑牲

蘭若館外史

里蔡卷六

三

禱祭安神歸廟自是不孝者聞之皆悚然改轍不敢再忤其親矣

里蔡子曰世傳周將軍靈異不少陳延祚三國志竟不載其名惟元人關聖廟碑有乘赤兔兮從周倉之語自有所本必非杜撰或謂昔吳亭關聖麾下偏將持大刀攬魯肅袂厲聲貴之卽是將軍惜史氏失載耳木刀殺人奇甚如獵人之暴逆脫不遇將軍則母休矣天下有理之所無而事之所有者况亂臣賊子人人得而誅之豈有神武如將軍血食一方而忍漠視不顧者乎吾

願世之爲人子者聞將軍之風皆當加警矣

行脚僧

池陽有老衲獨居古刹丐募積有微貲以錢易朱提十餘錠錠各五兩許吝惜備至衣常不周食常不飽晏如也一日晨起啜粥會九華某僧行脚至刹飢甚出鉢乞食再三哀求衲啜不顧某僧飢忿莫遏拔戒刀洞老衲胸膺之飽啖搜攫其貲而遁越日士人見老衲殺死刹中以其無主瘞而火其刹其事以寢某僧旣殺老衲纏貲腰中以無人知意甚得乃腰纏日重久之幾如佩千

鈞苦難行走不得已至深山中以刀坎地葬其半而重
如故盡葬乃已又每日暮卽見老衲在左右且聞口宣
佛號曰阿彌陀佛阿彌陀佛喃喃不休心惡之知其冤
孽難解討朝菩薩或可懺悔迺徧至五臺峨媚南海各
靈山頂禮求懺卒無驗無可如何仍歸九華甫躋上天
門慘然色變大聲呼曰老衲又來索命矣我去我去遂
歷將前事告諸人言畢自搥其胸曰此事何能瞞人
我死晚矣聳身一躍崖下適有枯枝恰墜其土貫胸而
死斯時崖上崖下觀者數千人無不咋舌駭歎僉合十

作偈曰孽由自作信不可活凡我衆生鑒此行腳又下
一轉語曰客粥一勺甘喪軀殼凡我衆生鑒彼老衲
里藥子曰財之爲祟大矣哉
真行脚攫貲究竟
兩人絲毫未曾用得轉坐此結怨成冤各喪厥命斯豈
非財之爲祟也哉崖上崖下人兩偈的是見道之語吾
亦從而爲之說曰合十兩偈當頭棒喝凡我衆生從善
毋惡

當塗令

某明府以進士宰當塗性庸闇縣濱大江衝煩難治凶

歲倍形拮据某履任恰值大水田畝漂沒殆盡官庖突
煙垂絕而饑民日塞署前嗷嗷求哺某書空嗟歎謂幕
友曰我貧甚矣自謀不暇何能顧及若曹幕友笑曰公
何太迂大水民困若此誰不知者據實上狀請賑大吏
必許可得四萬金何憂貧某大喜稱善亟具牘申請大
府果發帑金四萬某半侵肥已橐以半分犒合署幕友
暨紀綱人等而饑民沾惠未及十分之一死者枕藉於
道慘不能狀某視之漠如也亡何某父子與幕友俱染
疫死所吞蝕賑金耗費無存某之子婦與二女並幕友

之妻女俱淵富當塗竟不能扶櫬回籍典質旣罄無以爲生始則藉針黹聊以餬口繼爲好媼所誘覺刺繡文不如倚市門矣道光丙午德化萬鰲峰夫子官斯土招予幕府邑紳蔡翁招飲以予少年喜談風月謂某之雛女甫破瓜豔而善歌將召侑觴予亟止之曰君休矣此女流蕩不偶固乃翁居官作孽使然然物傷其類小子雖不肖寶不忍與見也蔡點首曰君言是也乃止

金錢李二

吾皖某公巡撫黔南其公子自任所歸應鄉試挾貲甚

豐舟過岳州忽岸上一客襆被遙呼趁舟榜人不答公子命割席地載之榜人謂江湖險阻多不測不可不慎公子笑曰我舟甚大正苦岑寂得一人相伴閑話亦大好况客隻身無長物當不至有意外變載之何害汝勿多疑榜人以公子說之諄諄乃重違其意儀岸招客登舟視客年可四十許紫面潤頰髯叢如蝟拱手加額謝公子高義並叩邦族公子以告客歛容致敬曰個是貴公子小人不知失禮勿怪自言姓李行二江西人他日舟過救境當少伸地主之敬幸勿見却公子領之見李

語言豪爽試與談史事頗熟意非庸流每飯必招與俱
李亦不辭且豪於飲醉後論古今成敗得失尤娓娓可
聽公子大樂相見恨晚一日薄暮舟泊村市李攜白金
一笏登岸公子笑問何爲李笑曰日擾公子殊切愧慙
將薄市酒脯聊酬萬一公子搖手止之李不顧掉頭徑
去公子竊命僕展視襪被內一匕首長尺有半瑩然如
雪寒光逼人又腊乾人手一具餘無他物公子驚異急
命依舊束好意李非俠客卽盜魁心竊自危而又不
敢形於詞色計惟以禮款之以德結之或可相感少選見

李命人擔酒一大甕並一彘十雞上船公子笑謂何太過費李曰小人幸得附舟此中大有香火因緣不腆之敬聊酬公子兼觴從者並犒三老迺免庖人代爲烹飪言次以目視襜褕似已知公子竊發殺酒既陳李飛三天觥酬公子公子亦飛大觥酬之酒酣耳熱肝膽畢露李掀髯笑謂公子曰公知小人何許人也公子笑拊其背曰君爲何許人僕所不知然義氣見於眉宇亦一世豪傑也李拊掌狂笑曰公真知我也旣遇知己卽不敢不瀝誠相告我非他乃江湖盜魁金錢李二是也公囊

中黃金若干白金若干信否公子料不能隱直應曰唯
唯君何以知之曰曩舟過洞庭我於岳陽樓望氣卽已
知之初頗欲不利於公以遇我厚厚遇而慘報之義所
不屑也自今以往但請毋畏然公手無縛雞力挾多貲
遠涉江湖亦危也矣公子聞而失色如坐芒刺強爲言
笑觥籌交錯痛飲盡懽旣過道士泐李命榜人繫纜蘆
洲謂公子曰沿途辱公雅愛業至敝境卽須拜別蝸廬
咫尺敢請暫稅大駕爲林壑生色公子辭曰理合造廬
一瞻勝境緣試期已近早歸爲幸李笑曰頃裁夏首屈

指距試期尙遠不敢多留但作平原十日之飲可耳公
子再四確辭時天色已墨牙月初升李長嘯一聲忽蘆
葦中無數舴艋蜂擁而至公子大驚李喝曰止止勿驚
貴人乃笑謂公子曰特召兒曹延請貴人別無他意請
勿驚畏乃自扶公子登小舟刺入蘆葦謂公子尊舟泊
此儘可放心已命兒曹加意邏守保無他慮二三里許
抵一山谷已有筍將相待舍舟而陸道路蜿蜒或險或
夷約行四十餘里前隱隱有雞犬聲樹木陰翳中燈火
如星李白至矣請公子下與見莊舍一所塗堊華美氣

象甚壯門外健兒百數十人左右侍立李肅公子升堂
鋪氈張幔華燭燦列時漏已四下膳畢請公子就東廡
客舍栖宿供設亦殊不俗翌日張樂設席水陸雜陳梨
園甚精奢侈過於王侯如是者六日公子頗覺厭倦李
已窺其意便命停樂家故有園亭花木山石池沼畢具
接構曲而有致李嘗邀公子遊覽頗爲贊賞李乞命名
公子笑曰君乃虬髯之流卽名虬園何如李大樂卽請
爲作孽窠書榜之於楣日偕公子讌飲虬園出家姪十
餘人清歌侑觴態度粧飾亦頗不惡內一雛娃頭縮偏

鬢髮蓬鬆覆額風致韶妙如奇花之初胎歌喉清脆善
彈琵琶目波時溜睨公子公子亦甚惓惓李已會意笑
曰此兒名夜月年十三矣性頗不拙山妻素所眷愛嘗
留意爲之擇主公子如不嫌獨俟其成人當以相贈
公子唯唯稱謝李有二子俱從師讀書公子偶至書齋
見其師年可五十許鬚髮蒼然清癯如鶴川之與李同
宗以多病不樂應試藉課讀養靜頗工導引之術吐詞
亦甚博雅李之二子長十六次十二頭角嶄然揖客居
然彬彬有禮室中圖書環列經史悉備視案頭所讀本

乃孫吳穰苴司馬法各書公子問師何不令攻舉業師
笑曰君輩之志不在毛錐姑令粗解韜鈴萬一他日有
事未嘗不可執干戈以衛社稷也公子嘉嘆不置惟以
李維繫甚殷欲歸不得殊切主臣乃謂李曰君言平原
之飲今既半月業已過之願早就道免誤試期受惠不
淺况一江上下路所必經他日過此當趨訪以續未了
之緣可也李笑曰公子歸心甚急不敢久留明日卽送
啟行但君子一言重於九鼎他日過此務求枉顧夜月
旣荷不棄暫爲寄青俟重來攜與俱歸切勿負約時夜

月正侍飲在坐李拔其金釵一股授公子亦請公子解所珮玉授夜月令各藏之聊以表信明日日晡設祖帳於虬園使夜月清歌送行夜月唱會真記長亭餞別一闋深情綿逸淚隨聲迸公子相對脉脉於邑無色李強與拇戰使爲懽笑漏初下始罷席公子興辭李袖出小旗一角授公子合善戴之江湖倘有不虞出示便可免患復以千金爲贖公子受旗而返其贖李作色曰公以小人之物爲盜泉耶盜泉去貪泉幾何如恐爲盜泉所汚則公囊中所有亦未必果皆廉泉也公子以李言激

烈只合拜受李堅訂後約謂泊舟處時命兒曹偵伺過客至此問賤名無不知者囑畢仍命肩輿送公子歸舟道路坦夷不似舊徑味爽始達舟次舟人見公子皆大歡喜僉謂公子去後李遣人邏守維謹公子大喜重犒來衆並寄語致謝李急命解纜以幸脫虎口不可常恃自後涉江時有戒心下第後由陸赴黔明年春方夜讀書忽聞檐際有聲如鳥飛墮舉首見李二昂然而入公子驚問何來李曰頃以有事交趾必得撫軍信矢乃可免關津之阻惟公子圖之公子笑諾明夜果竊以付李

李嘆曰公子真磊落丈夫也此去市月繳還不悞甫屆一月晨起果見案頭信矢一枝李附函鳴謝謂後會定期必報大德公子驚詫以李行蹤不測遂祕不敢告撫軍然心常惴惴殊切隱憂越三載又挈重貲旋里恐過道士泚爲李黨所識遂避道由蘄水陸行一日暮過峻嶺忽林中吹脣作聲健兒百數十人持械驟至僕輩駭奔如鳥獸散健兒將公子與行裝擄至一村獻捷渠魁俄一男子袒衣秉燭出見公子驚曰是非某公子耶公子睨之固是李二急呼曰故人救我故人救我李笑攜

公子手問何由至此公子託言以君言江湖險阻不敢再事舟楫李笑曰有我小旗卽泛舟何害此我別業若不在此則公休矣公子再三稱謝李亦謝信矢之惠謂交趾之役獲利不少彼此殷殷叙濶公子問夜月無恙否李笑曰我以公爲忘之矣此兒的是癡情日把所贈珮玉玩不釋手金錢疊卜望眼欲穿公在此少住不日卽可接至越日夜月果至李笑謂公子曰此禁禱也完璧奉贈公子笑謝視夜月雲髻初盤玉容半腆較前尤豔揮袖隅坐顰眉不語似怨公子負約李謂陸行究不

如舟行之逸以公子僕輩散失命健兒護侍溯江而上自送公子與夜月登舟並還所擄之物拳拳揮手而別公子問知夜月固良家子李夫婦皆善視之自許公子後倍加愛重並未涉一戲言公子不勝稱歎夜月問公子何以負約謂君如再不來兒已判祝髮託命空王矣言畢以帕搵淚哽不成聲公子揖而謝曰書生膽怯多疑幾負李君高義勞卿盼望羣不容辭然往者不究來者可追此後報卿之日方長也願卿憐而恕之夜月笑曰妾所言非敢抱怨亦非要寵緣數載癡情不可不略

使君知耳公子擁坐懷中甘語而慰藉之夜問侍寢果然處子也

里蔡子曰李二之於某公子贖金贈美執禮極恭窺其用意大抵不過欲劫假信矢耳交趾之役不知何事公子竟竊符相授可謂孟浪以李行蹤不測祕不告親而所贈小旗又膽怯不敢一試甚至畏而避道直忘夙約脫非斬水意外之遇亦徒令癡情人望穿兩眼而已此等公子若明若闇若賢若愚若有情若無情首鼠羝羊不能名狀令人失笑李二其盜而近於俠者歟居然粗

熟史事又能延師課子觀其師侃侃數言亦非尋常村學究可比惜二子究竟渺不可知殊爲歉然惟李謂公子高義公子亦謂李高義此種高義似是而非儻卽鄒嶧氏所謂非義之義也耶

九山洞

九山在吾皖定遠縣東北一名韭山其下有洞土人採石鐘乳恒至其中春夏秋內多毒蛇必俟嚴冬蟄伏殆盡乃敢結伴裹餼而入洞口極狹秉燭蛇行十里許腰始植又二十里至風簸紐豁然開朗別有天地石路一

線澗不滿尺左峭壁矗竦無藤蘿可捫右臨深壑俯不見底至此輒相戒箝口兢兢次且躡足行約三里許漸坦夷始可放膽縱步顧多岐途凡所由之路非以灰誌其跡則迷不能辨小山無數石齒齒童無寸草鐘乳到處皆是無事尋覓再行十餘里有河一道濶可十丈其水清可鑑影探之冷徹指骨其深莫測河濱泊一石船狹僅容刀而不能任載試以手按之立沈水底須臾仍浮故處相傳水通淮河昔有好事者放鴨其中頸繫木片書已姓名識之既淮濱人網得鴨見木片來訪此人

詢之果然岸旁有石杵子嵌其上可推運而不可拈取
足供象戲對岸衰草徧地浩如瀚海遠望隱隱一山橫
亘天外山腰露城垣一角城上時彷彿有人來往惜無
處可以問津耳地溫暖無雨雪隆冬袒臂猶汗夜藉地
露宿亦殊不冷尤奇者至其境卽不飢不渴不私人往
往樂而忘返故每冬至前後入洞僕指交春啓蟄始緩
緩歸矣洞近禪覺寺冬月丐者多巢其中寺僧惡之鑿
巨石堵洞口其道遂絕

里蔡子曰塵世有此福地倘可栖養其中此生真不志

溫飽矣况隔河仙山樓閣隱隱在望脫使石船可渡許我問津則彼岸誕登又何須遠涉弱水而訪蓬萊也哉

少年客

廬州李某由甯波附海艘赴滬其載者五十餘人內一客年甚少美秀而文與李聯牀彼此接談意氣頗洽李叩其姓名但漫應之中途客附李耳低語曰君知舟子何如人也李曰不知客曰君不慣涉江湖不知道途之險我日來細察舟子殊非良善其舵工篙師等人面亦多露殺氣若曹居心甚叵測惟我能辨之計一路惟某

洲最險倘經其處不停泊當無患君須識之李驚問曰
倘在此停泊奈何客笑曰君毋多言幸有我在彼何能
爲李疑信參半姑默識以覘之既至其洲日甫晡舟子
果命其黨下碇繫纜諸客僉謂天早尙可趁程何遽停
泊舟子不答諸客大譁少年以目止之洲孤懸海中四
望無際更無別舟停泊少選飯熟舟人但自飽啖並不
食客衆飢索食亦竟置若罔聞無何夕陽西沈諸客飢
焰中燒頗不能耐舟子忽率其黨各執刀械進前厲聲
謂諸客曰此地險要向爲羣盜出沒之區汝等所挾貲

可速獻出我當爲善藏之不則恐有不虞悔無及也容
多巨賈挾貲頗重聞言互相驚愕知其來意不善迺哀
告曰我等旣同一舟患難自當與其各挾薄貲固在舟
中縱有不虞亦全仗主人防衛如可免患不惜重酬又
何必獻出勞爲善藏也舟子聞言怒目叱曰爾輩死在
目前猶嘵嘵饒舌想作看財虜耶言畢回顧其黨曰此
時不速了結復有何待其黨聞之爭持刀械而入諸客
相視觖齮計無所之李依少年傍亦竊自危第見少年
從容起立喝謂舟子曰汝休孟浪汝知步家兄弟乎

舟子卒然斂容答曰唯唯小人不敵少年叱曰汝率黨
入內意將何爲迺以肱一揮卽墮其最獷悍者五人於
海舟子等大恐急棄刀械環跪乞命少年口中不知作
何語舟子等益恐崩角叩肱聲如撒菽自稱無知冒犯
罪該萬死願出貲另爲買舟載衆至滬以求贖罪少年
叱曰汝旣知罪姑暫寬貸仍乘汝舟亦不必另買如再
萌惡念決不輕恕舟子等稽顙唯唯而退急命具酒食
以款諸客一路小心將事伺應惟謹至滬後同人僉德
少年謀有以報少年恣笑而却之李私叩寓所容圖踵

謝少年笑曰我居無定所君盍告我所寓暇當相訪耳
李具告之後三日少年果來作別問將何往亦不答究
不測其爲何許人也

劍俠

某太守出部曹出守吾院甯國府途中遇一少年美皙
弱如處女口操秦音問其邦族自言齊產韋氏弦佩固
應京兆試下第南歸者試與談論今古博聞強識無所
不曉太守大悅款洽甚殷因聘爲司掌書記韋至署中
鎮日下帷焚香靜坐不甚出戶同幕諸友偶過訪其室

藹然可親却無訑訑拒人之意人以其樂暱就之覘其
室中寒暑祇一布帳一布衾一藤席一皮匣爲枕案上
惟設筆硯此外別無長物月必出遊數日僉問何往謂
少嗜山木今客遊至此如皖北之潛霍江右之匡廬浙
江之西湖巖瀨四明天台池州之九華新安之黃山白
岳皆近在咫尺不得不次第徧攬其勝僉謂君所言名
勝之地近則百里遠則千里欲徧攬其勝談何容易韋
笑曰僕少遇異人授祕術日可行千里何難之有僉竊
異之一日遊歸神色皇遽人叩其故謂昨遊黃山登天

都峯絕頂遇一野僧欲與角藝以空拳難敵急馳而遁
渠躡跡窮追不日行且至矣僉問如何曰黃山惟天都
峯最高峯腰細削如壺盧之有頸人跡罕到近時聞甘
鳳池曾陟其巔見上有蕉棚一少婦掩泣其中甘問知
爲山下村婦被妖僧飛劫至此問僧何往曰朝出募齋
暮則來歸幽妾於此待死而已甘愬令無恐乃急負婦
人馳送其家復自登峯闕僧暮歸乘其不備反肱力麾
之僧遽挽甘臂相將俱墜幸甘壓僧上出死力搯其吭
而殪之僧技固出甘右脫壓甘上危矣蓋僧惡貫滿盈

天故假甘手以誅之也僕素耳其事而竊慕甘之爲人
故欲登峯一訪其遺蹟不謂甫至其巔又有精棚在焉
比矚棚中一僧枯坐鍊氣見予至側目微睨意予非常
人口出青氣一道將先發以制予知爲劍術急馳遁以
避之倘非善行要領殊矣計此僧不啻且至逼人已甚
予不得不一挫其鋒諸君如有膽略可坐壁上觀也越
日僧果至聲言請犇角藝犇笑謂諸人曰野衲不自度
德量力予不能再恕之矣遂訂約夜漏二下相會於敬
亭山之陽有好事者偕往覘之於時新月上弦蟾影西

斜踈星交映既至其處見韋與僧左右相向而立僧口吐青氣一道韋口吐白氣一道互相激射盤旋空際天矯閃爍如電交掣少選青氣漸弱白氣益銳砉然一聲響若裂繒將青氣劃爲兩斷墮地頓滅白氣直射僧頂僧惶懼投地膜拜稽顙乞命韋笑曰吾戲汝耳膽何弱也汝如捐去故技從事正道吾貸汝矣乃吸白氣於口以手麾令僧去僧稽顙再拜以袖障面而竄觀者咋舌失色叩問何術韋曰皆劍術也彼所鍊青氣爲雌鋒是謂邪道吾所鍊白氣爲雄鋒是謂正道雌不能勝雄實

邪不能勝正彼挾此術橫行江湖已稱無敵惟予足以克之今既折斷已成廢物爲人除害不尠也向遊黃山劍藏皮匣未曾攜得不然天都峯頂早已互決雌雄畢乃事矣觀者旋署述諸太守怵然稱異詰旦詣韋將請試其術至其室已閤然無踪人物俱杳矣

父子同日合卺

曩遊蜀中聞士人言鄉有某生者幼聘舅氏女一妹爲妻以中表親素不避面生成童從塾師讀他日歸過舅氏之門見女獨自在家推磨生入問舅始俱他出戲曰

妹役良苦我爲效勞好否女曰甚善時女已及笄兩人
情竇俱開調笑甚樂以無人遂私焉生素畏舅旣訖事
自念女脫有孕舅知之奈何別女而出徘徊中道遂逃
亡不知所之越日師使人探諸其家家固以爲在塾彼
此詰究互相駭詫到處使人蹤跡之卒無朕兆而女身
果體妊久之腹漸膨脗母察有異詰之計不能隱遂吐
其實乃使人告生父母其父母僅此一子以出亡方切
隱憂聞女有孕大喜商諸冰人以禮迎歸待生歸家再
爲成禮初生出亡乞食至漢口質庫主人某翁見生貌

不類乞人留使學買既喜其勤謹委司會計大爲寵任
生頻年畜積不下萬餘金爰與人合夥開張布店特歸
省視既至鄉里見道周鼓吹僮僕車馬喧耀詢之旁人
謂某氏子親迎是固有母無父者今娶妻矣生聞驚喜
既念生平祇一索那便有子試詳探之果然先是一妹
迎歸分婉果幸得男比長讀書甚慧十三歲應童子試
學使賞其文拔冠一軍名噪庠序同里某富翁有愛女
遂以字之今適于歸生到家見賓客滿堂姑與爲禮會
問客從何來生詭言至自楚北爲某生作寄書郵者其

子聞有父書喜出叩見問父書何在生笑撫其背曰兒不知耶我卽汝父是也問父母已先後去世不勝淒然其子驚喜猶疑生窺其意謂曰兒如不信可呼汝母出見自能知之其子不得已入請母出生遽前揖之曰卿幸別來無恙推磨推磨不如我與汝磨其母聞之喜謂其子曰果兒父也蓋生所云乃當日推磨時相謔之詞非他人所與知也賓客聞之交口稱賀僉請具香燭酒醴卽於是日父子姑婦同拜祭天地祖先行廟見禮而合番焉

毛甲

潁州毛甲能知前生事其左手宛然猪蹄人問之自言前世爲江西九江府人姓李與同里趙某至漢口作小貿易經年折閱將盡議同過歸趙忽染疫疾革泣謂李曰初與君出門時本期稍得什一今天降災斷難再起囊僅存錢十餘千煩代購薄材爲之殯殮如有餘錢乞帶付其子幸甚李揮淚應諾趙不日尋卒李以數千爲市薄材權厝義山尙餘錢六千文卽私入已橐旣歸但告趙子謂其父染疫已故柩厝某所而已越歲晝寢忽

見趙來索錢拉李至野外剥去衣服推墮河中聽其淨
沈倏達彼岸忽有一長人援拯上岸以黑衫付令着之
導至一處人煙輻輳過一短垣其人驀自後推之身忽
傾跌拭目自視已變爲小豕聞趙子笑呼曰猪母又生
子矣知身已死變畜以償夙逋頗自悔恨惟腹苦飢見
羣小豕俱就母哺乳不得已亦就哺之日漸壯長年餘
居然肥腩一日忽見趙子率屠人至索錢六千付其宰
割急欲逃避乃屠人已出索緊縛昇置案上遽以刀搨
入喉際直刺至心痛不可忍且伐毛解肉備受苦楚久

之肉始割盡售訖身復爲人見前長人來笑謂曰衣可見還矣便爲解衣極力禱脫左袂尙未曾褪下又薰自後推之身忽傾跌拭目自視復變爲小兒卽毛甲也惟左手宛然豬蹄比長每自顧其手念及前事而心輒惴惴也

戴明府

合肥戴子開明府謁選入都將小妻某氏暫寄居清江自攜舊僕甲乙買舟北上甲乙故各有所昵妓惓惓不能忘情知戴囊藏白金一千三百兩謀殺戴而攫其金

以充纏頭之費舟次滄州夜漏三下聞載甕熟甲持刀
入內遽剝戴首於枕未刃手顫幾難舉及乙繼進刃而
殪之榜人聞聲起窺大驚欲呼甲乙遽掩其口劫之曰
聲則殺汝榜人際斷不敢復聲甲乙乃舁屍投諸河啓
囊各瓜分六百金以百金並衣物犒榜人又假戴手書
寄小妻某氏謂甲乙何應無狀途次業俱屏逐如來見
汝切勿再留爲要旣甲乙來見某氏問何不隨主人北
上甲乙答稱材愧駑駘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被擯棄矣
某氏以前得戴書不敢再留好言慰令俱去甲所昵妓

在清江乙所昵妓在如皋各攜金分投所歡他日乙出遊遇戴友郭君月樓詫問何不隨主人北上乙答如前謂材愧駑駘不足任主人驅策已與甲俱被擯棄矣郭領之忽聞耳畔有人言戴子開已被若曹殺了郭四顧無人大驚心知有異急拘乙付有司一訊而吐其實復遣人至清江拘甲至所供無異詞遂將甲乙同付大辟其金各存妓處分毫未用爰取以歸某氏惟戴屍已投諸河榜人尙稽誅待緝鬼如有靈知終難漏網耳